



安琪拉的灰烬 ③

教书匠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张敏 译

一个人如何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注定孤独无处凭依的灵魂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

南海出版公司



安琪拉的灰烬 ③

教书匠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琪拉的灰烬3·教书匠/[美]迈考特著;张敏译.-2
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0
ISBN 978-7-5442-4786-3

I. ①安… II. ①迈…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85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111

TEACHER MAN by FRANK MCCOURT.

Copyright © 2005 by GREEN PERIL COR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安琪拉的灰烬3·教书匠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张敏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王 莹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郭 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786-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迈考特家族的下一代：

西奥伯罕（马拉奇的女儿）和她的孩子菲奥娜和马克
巴厘的马拉奇（马拉奇的儿子）

尼娜（马拉奇的继女）

玛丽·伊丽莎白（迈克尔的女儿）和她的女儿索菲娅
安琪拉（迈克尔的女儿）

康纳尔（马拉奇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吉利恩

科马克（马拉奇的儿子）和他的女儿阿德里安娜

玛吉（弗兰克的女儿）和她的孩子恰拉、弗兰克和杰克
阿利森（阿非的女儿）

迈基（迈克尔的儿子）

凯蒂（迈克尔的女儿）

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讲自己的故事。

序

如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分析有所了解，我会将自己所有的苦恼追溯到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那段时光剥夺了我的自尊，使我时不时自哀自怜、感情麻木，变得任性、忌妒并蔑视权威；它还延缓了我的发育，使我在和异性交往时不知所措，无法在世间提升地位，成为一个几乎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我成为一名老师并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这真是个奇迹。能在纽约的课堂上教书这么多年，我真得给自己打满分。应该为从悲惨童年中幸存下来并成为老师的人设立勋章，而我理应成为第一个受勋者。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后，不管被授予多高的称号我都当之无愧。

我可以责怪他人。我那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别人——一些黑暗力量造成。但即便我要责怪，也会本着宽恕的态度。因此，我宽恕下列人士：教皇庇护十二世、英国人尤其是英王乔治六世、麦克罗里红衣主教（他在我的孩童时期统治着爱尔兰）、利默里克主教（他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罪孽深重），以及爱尔兰前任总理和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德·瓦勒拉先生是半个西班牙人兼盖尔语的狂热支持者（恰如一道爱尔兰炖菜中的西班牙洋葱）。他下令爱尔兰的全体老师逼迫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却让我们丧失了好奇的天性；老师用木棒将幼小的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遭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却对此视而不见、态度冷漠。我还宽恕那位在我承认犯有手淫、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等罪行时，将我赶出忏悔室的神甫。他说我没有摆正忏悔的态度，尤其在肉体方面。尽管他击

中了要害，但是，他拒绝赦免我的罪孽这一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如果我被教堂外的卡车撞扁，他得为我的死负责。我宽恕各种各样横行霸道的老师，宽恕他们抓着我的鬓角将我拖离座位，宽恕他们经常在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天主教《教理问答》，或者不能心算 937 除以 739 时，用木棒、皮带和藤条抽打我。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我：那都是为我好。我宽恕他们那弥天的伪善。我想知道此刻他们在哪里：天堂？地狱？还是炼狱（如果它依然存在）？

我甚至可以宽恕自己。尽管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时，我会抱怨：真是个笨蛋！那么胆小！那么愚蠢！那么优柔寡断！犯下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随后我会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罪孽中。那是磨炼，是洗脑，是身心的调整，使我不装模作样，尤其当身处犯有种种罪孽的阶层时。

现在，我认为到了赞扬自己的时候了。我至少还有一个优点：顽强。虽然它并不像大志、才干、智慧或魅力那么迷人，但正是它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日日夜夜。

F.S.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生没有第二幕。他只是活得不长久。像我这种情况，他说错了。

我在纽约的高中任教的三十年间，只被我的学生稍稍关注过。在学校以外的世界里，我是个隐身人，不为人知。后来，我写了本关于自己童年的书，成了当今重要的爱尔兰人。我原本希望那本书能向迈考特家的子孙讲述家族历史，兴许能卖个几百本，还能应邀和读书俱乐部讨论讨论。但没想到，那本书一跃登上了畅销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被搞懵了。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二幕。

在图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本书《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那年我六十六岁。第二本书《就是这儿》在一九九九年我六十九岁时问世。那把年纪时，我竟然还

能提笔，真不可思议。我的新朋友们（因为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结识）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年轻人哪！

那么，是什么拖了你那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教书，就是这个拖了我那么长时间。我不是在大学，而是先后在纽约四所公立高中任教。在大学任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写作和其他娱乐消遣。（我读过描写大学教授生活的小说，文中的教授们似乎都忙于男女私情和学术暗斗，以至于你会纳闷他们哪有时间从事教学。）如果你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教五个高中班级，你就不会回家后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并创作不朽篇章了。一天上完五个班的课后，你满脑袋都是教室里的嘈杂声。

我从没指望《安琪拉的灰烬》能吸引任何注意力，但当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后，我成了媒体的宠儿。我上百次地被人拍照，成为一个带有爱尔兰口音、上了年纪的新奇事物。我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和州长、市长、艺人见面。我见到了布什总统和他当得州州长的儿子，见到了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见到了格里高利·派克，见到了教皇并亲吻了他的戒指。约克公爵夫人萨拉采访过我。她说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我说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公爵夫人。她说：噢！还问摄像师：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被提名格莱美最佳朗读类奖，还差点见到艾尔顿·约翰。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看我。他们说：噢，你写了那本书，这边请，迈考特先生；或者你喜欢什么东西吗？不管是什么。咖啡店里，一个女人眯着眼睛说：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一定是个重要人物。你是谁？能给我签个名吗？人们听我的演讲，问我有关爱尔兰、结膜炎、饮酒、牙齿、教育、宗教、青春期焦虑症、威廉·巴特勒·叶芝、文学方面的问题。这个夏天你在看什么书？今年你读过哪些书？话题还涉及天主教教义、写作和饥饿。我在牙医、律师、眼科医生当然还有老师的集会上演讲。我周游世界，以一个爱尔兰人、一个老师、一个各种苦难的权威、一个各地老年人（他们总想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的指路明灯的身份。

他们将《安琪拉的灰烬》拍成了电影。在美国，无论你写了什么，将书改编成电影总会成为人们的谈资。你编写了曼哈顿电话簿，他们都会说：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拍成电影？

如果没有写《安琪拉的灰烬》，我会在临死前祈求：再多给一年吧，上帝，一年就好了，因为写这本书是我余生中想做的事。我从没想到它会成为畅销书。我希望它能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我藏在一旁，看着美女们翻看它并偶尔掉泪。当然，她们会买这本书，把它带回家，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边抿药茶或雪利酒边阅读。她们会为所有的朋友订购这本书。

在《就是这儿》中，我描写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成了一名老师。书出版后，我为自己草率地对待教学而深感不安。在美国，医生、律师、将军、演员、电视从业人员和政客都受到人们的崇拜和嘉奖，但老师不在此列。老师是所有职业中的楼下女佣，他们被告知使用下人进出的门或者绕行后门。人们会祝贺老师有那么多休假，用优越屈尊的口吻谈论老师，并逆着理理他们银白色的头发。哦，对了，我有一位英语老师，史密斯小姐，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这位启发灵感的英语老师后来渐渐老去，变得满头银发，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生活，梦想着那位她可能影响过的孩子。继续做梦吧，老师，你将不会受人歌颂。

你想象着你将走进教室，站一会儿，等着学生安静下来。在他们打开笔记本并咄咄敲钢笔时观察他们，告诉他们你的名字，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上课。

讲台上放着学校提供的英语课本。你将教拼写、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写作和文学。

你迫不及待地开始教文学，对诗歌、话剧、散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百七十个学生的手在空中挥舞，他们叫着：迈考特

先生，我，我，我想说两句。

你希望他们说点什么。你不希望在你努力把课上生动的同时，他们却木木地呆坐。

你将尽情徜徉于英国和美国文学长廊，与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爱默生和梭罗共度时光，那该有多快活啊！你迫不及待地开始讲雪莱、济慈和拜伦，还有又老又好的沃尔特·惠特曼。班上的学生将会爱上那种浪漫主义、叛逆精神和反抗行为。你自己也将沉醉在这类作品中，因为不论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在梦中，你都是个狂热的浪漫主义者。你在争议题材中找到自我。

经过楼道的校长和其他实权派将会听到，从你的教室里传出兴奋的叫喊声。透过门上的玻璃，他们将会惊讶地看到，所有人都高举着手，这些男孩和女孩，这些未来的水暖工、电工、美容师、木匠、技工、打字员和机械师的脸上都写满热切和兴奋。

你将获得各种奖项的提名：年度优秀教师奖、世纪优秀教师奖……你将被邀请到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将和你握手。报纸将问你这个小小的老师对教育的看法。这将是件大新闻——一个老师被问及对教育的看法。天哪！你将上电视。

电视。

想象一下：一个上了电视的老师！

他们将让你飞到好莱坞，在那儿，你将主演有关自己人生的电影：卑微的出身，悲惨的童年，和教会的矛盾（你曾勇敢地挑战教会），孤独地待在角落里，就着烛光阅读乔叟、莎士比亚、奥斯丁、狄更斯的作品。角落里的你眨着可怜的病眼勇敢地啃书，直到母亲把蜡烛拿走，告诉你如果不再停下，你的两只眼睛就会从脑袋上掉下来。你恳求母亲把蜡烛还给你，《董贝父子》只剩一百页就看完了，但母亲说：不，我不想在带着你逛利默里克时，人们问起你怎么瞎了，而一年前你还和他们中最棒的几个一起踢球。

你对母亲说：好吧。因为你知道这么一首歌：

母爱是一种赐福，
无论你浪迹何方，
趁她健在好好珍惜，
不然将是思念的惆怅。

另外，你永远不会跟电影里的母亲顶嘴。这一角色由年长的爱尔兰女演员萨拉·奥尔古德或尤纳·奥康纳扮演，她们言语刻薄，满脸沧桑。你母亲也有很痛苦的眼神，但是你却从未在黑白或彩色的大银幕上见过。

你父亲本可以由克拉克·盖博扮演，只是一来他可能学不会你父亲那北爱尔兰口音，二来这会是继《飘》之后的可怕退步。你记得《飘》曾在爱尔兰被禁，据说是因为白瑞德抱着妻子郝思嘉上楼并上了床，这让都柏林的电影审查官们心烦意乱，促使他们全面禁止这部电影上映。不，你需要其他人来扮演你父亲，因为爱尔兰的审查官们明察秋毫，而且如果在你的家乡利默里克和爱尔兰其他地方，人们看不到这部关于你的悲惨童年以及日后你作为老师和电影明星大放异彩的电影，你该多失望啊。

但那不会是故事的结尾。真正的故事是你如何最终抵制住好莱坞的诱惑，如何在多个夜晚被人宴请招待，如何在被地位稳固、野心勃勃的女明星诱上床后，却发现她们生活空虚。她们倚在各种绸缎枕头上向你袒露心扉，你带着阵阵负疚感倾听着。她们表达着对你的仰慕之情：你，凭着对学生的热爱，已经成为好莱坞的偶像。她们，这些地位稳固、野心勃勃、妩媚迷人的女明星，后悔自己走上邪路，欣然接受空虚的好莱坞生活。如果她们放弃这一切，她们也可以因为真诚地给美国未来的手艺人、生意人和职员兼打字员上课而天天高兴。她们会说：早上醒来，开心地从床上跳下，知道新的一天在你面前展开。在这一天里，你将和美国青年一起做上帝的工作；你对自己菲薄的工资感到心满意足；你真正的奖励是当学生手

持从感激你、仰慕你的家长（你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那一百七十个学生的母亲和父亲）那里拿来的礼物（饼干、面包、自制的意大利面食，偶尔会有一瓶产自意大利家庭后院葡萄树的葡萄酒）时，他们热切的眼神里饱含的那股感激之情。那将是种怎样的感觉啊！

第一篇

通往教学的漫长道路

他们来了。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我该怎么办？

我是个新老师，在工作中学习。

在我教学生涯的第一天，我因为吃了一名高中男孩的三明治而差点被开除；第二天，我因为提到和绵羊交朋友的可能性而差点被开除。除此之外，我在纽约市三十年的高中教学生涯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我常常拿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待在那儿。后来，我想知道自己是如何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一九五八年三月里的一天，在纽约市斯塔滕岛区麦基职业技术高中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我坐在讲台边，摆弄着这份新工作的办公用品：五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班一个）、一团松脆的橡皮筋、一叠褐色的战时记录纸（上面沾着造纸时掉进去的任何东西）、一块破黑板擦和一摞白色卡片（我将把这些卡片一排排地插入这本破旧的红色德莱尼考勤记录本，以帮

助我记住一百六十多个男孩、女孩的名字，他们将每天排排坐在五个不同的班级里)。在卡片上，我将记录男孩、女孩们出勤和迟到的情况；他们干坏事时，我也要在卡片上做些小记号。我被告知应该用红笔记录坏事，学校却没有提供红笔。现在，我要么填写表格申请一支，要么就到商店买一支，因为记录坏事的红笔是老师最有力的武器。我有许多东西要到商店购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美国社会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未惠及学校，特别是需要教学用品的新老师。负责行政的校长助理给过一张纸条，提醒所有老师注意本市的财政困难，并请节约使用这些教学用品。今天上午，我得作些决定。一分钟后，铃声将会响起，他们将蜂拥而入。如果他们看见我坐在讲台边，他们会说什么呢？嘿，快看，他正在躲起来。他们是研究老师的高手。坐在讲台边意味着你害怕了或者你很懒，所以把讲台作为屏障。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讲台站着，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做个男子汉。第一天犯的错误需要几个月来弥补。

即将到来的孩子们上十一年级，十六岁。从幼儿园到现在，他们已经在学校待了十一年。所以，老师来，老师去，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年长的、年轻的、粗暴的、和善的。孩子们观察、审视、判断。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老师的身体语言、语气语调和行为举止。他们似乎不是在洗手间或自助餐馆里无所事事时才讨论这些。十一年来，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一切，并传授给下一届的孩子。留心博伊德小姐，他们会说，作业，啊，作业。她改作业。改的。她没结婚，所以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尽量选已婚有孩子的老师，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看文章。如果博伊德小姐定期做爱，她就不会布置那么多作业。她和她的猫一起在家里听古典音乐，改我们的作业，给我们添麻烦。有些老师好对付。他们给你布置一堆作业，收上来打个钩，甚至看都没看。你可以抄一页《圣经》交上去，他们照样会在页首写上“很好”。博伊德小姐不这样。她会立马走到你身边：对不起，查理，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吗？而你不得不承认，不是，这不是你写的。这时，你就麻烦了，哥们儿。

提前到校是个错误，这给了人太多时间考虑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从哪儿来的这个勇气，认为自己能够应付美国青少年？无知。就是它给了我勇气。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报纸上报道了美国青少年的巨大不幸。这些是“‘迷惘的一代’的迷惘孩子的迷惘孩子”。电影、音乐剧、书籍都在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幸：《无因的反叛》、《黑板丛林》、《西区故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发表绝望的演讲：生活没有意义，所有的大人都是骗子，活着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甚至没有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前往穷乡僻壤杀死土著人，戴着勋章，拄着拐杖，穿过抛撒彩纸的欢迎人群沿百老汇大街行进，接受姑娘们的赞美）。对刚刚打完仗的父亲们抱怨没有用，对父亲们打仗时在家等候的母亲们抱怨也没有用。父亲们会说：哦，闭嘴，别烦我。我屁股上还有块炸弹碎片。我没时间听你抱怨。你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抱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像你那么大时，都已经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了，后来又码头干活，这样我才能送你这个可怜的笨蛋去上学。去挤你那些该死的青春痘吧，让我看会儿报纸。

青少年有那么多不幸，以至于他们组成众多帮派，相互斗殴。这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有着凄美爱情故事和雄壮背景音乐的暴力美学，而是卑鄙的打斗。他们彼此谩骂诅咒。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手持刀子、链条、棒球棒，在中央公园和希望公园彼此攻击，血溅草地，而不论是谁的血，都一样鲜红。如果有人丧命，就会招致公众的愤怒和指责：如果学校和老师履行职责，这些可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爱国者们声称：如果这些孩子有时间和精力打群架，我们何不把他们送到海外去打那些该死的共产分子，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个问题？

许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为没能力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开办的垃圾倾倒场。这样说很势利。上千个年轻人想成为自动化机械师、美容师、机械师、电工、水暖工和木匠，对于公众来说，这无关紧要。这些年轻人不想被宗教改革、一八一二年战争、沃尔特·惠特曼、艺术欣赏和果蝇的性生活所

困扰。

但是，哥们儿，如果不得不学这些，我们会学的。我们会坐在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课堂上。我们会在我们的商店工作，在那儿，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会努力对老师好，并在四年后离开这里。嗨！

他们来了。门砰的一声撞上黑板下方的架子，激起一阵粉笔灰。一大群人涌进教室。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地走进教室，说声早上好，然后坐下呢？哦，不。他们得推着挤着。一个用装出来的威胁口气说：嗨。另一个回敬道：嗨。他们彼此侮辱，毫不理会最后一遍铃声，不慌不忙地坐下。那很酷，老兄。看，那有个新老师。新老师懂个屁。那又怎样？铃声？老师？新家伙。他是谁？管他呢。他们隔着整间教室和朋友交谈，懒洋洋地靠在对于他们来说过小的课桌上，伸出双腿。如果有人被绊倒，他们就哈哈大笑。他们朝窗外看，视线越过我的头顶，看美国国旗或者看由马德小姐（现已退休）用胶布贴在墙上的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的图片。这是《生活》杂志的封面，那图片到处都是。在课桌上父兄多年前的凿痕旁，他们用铅笔刀刻上姓名的首字母，刻上心和箭头表示爱的宣言。有些旧课桌被凿得太深了，以至于你能透过曾经刻着心和箭头的窟窿看到自己的膝盖。情侣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说着悄悄话，凝视着对方。靠着教室后面壁橱的三个男孩唱着男子和声重唱（男低音、男中音和男高音），打着榧子，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恋爱中的青少年。

他们每天五次推挤着进入教室。五个班，每班三十到三十五个人。青少年？在爱尔兰，我们在美国电影里见过情绪乖戾不定、驾车四处兜风的他们，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乖戾不定。他们有吃、有穿、有钱，但对父母很无礼。爱尔兰没有青少年，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是个孩子。你上学直到年满十四岁。如果你对父母无礼，他们会劈脸给你一巴掌，把你打翻在地。你长大成人，干体力活，结婚，在星期五晚上喝杯啤酒，在同一天